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閱微草堂筆記 紀汝佶六則

亡兒汝佶以乾隆甲子生，幼頗聰慧。讀書未多，即能作八比。乙酉舉於鄉，始稍稍治詩，古文尚未識門徑也。會余從軍西域，乃自從詩社才士游，遂誤從公安、竟陵兩派人。後依朱子穎於泰安，見《聊齋志異》抄本（時是書尚未刻。），又誤墮其窠臼，竟沈淪不返，以訖於亡故。其遺詩遺文，僅付孫樹庭等存乃父手澤，余未一為編次也。惟所作雜記，尚未成書，其間瑣事，時或可採。因為簡擇數條，附此錄之末，以不沒其篝燈呵凍之勞。又惜其一歸彼法，百事無成，徒以此無關著述之詞，存其名字也。

花隱老人居平陵城之東，鵲華橋之西，不知何許人，亦不自道真姓字。所居有亭臺水石，而蒔花尤多。居常不與人交接，然有看花人來，則無弗納。曳杖偃僂前導，手無停指，口無停語，惟恐人之不及知、不及見也。園無隙地，殊香異色，紛紛拂拂，一往無際；而蘭與菊與竹，尤擅天下之奇。蘭有紅有素，菊有墨有綠。又有丹竹純赤，玉竹純白；其他若方若斑若紫若百節，雖非目所習見，尚為耳所習聞也。異哉，物之聚於所好，固如是哉！

士人某，寓岱廟之環詠亭。時已深冬，北風甚勁。擁爐夜坐，冷不可支，乃息燭就寢。既覺，見承塵紙破處有光。異之，披衣潛起，就破處審視。見一美婦，長不滿二尺，紫衣青衿，著紅履，纖瘦如指，髻作時世妝，方蕪火炊飯。灶旁一短足几，几上錫槃煖然。因念此必狐也。正凝視間，忽然一嚏。婦驚，觸几燈覆，遂無所見。曉起，破承塵視之。黃泥小灶，光潔異常；鐵釜大如碗，飯猶未熟也；小錫槃倒置几下，油痕狼籍，惟蕪火處紙不燃，殊可怪耳。

徂徠山有巨蟒二，形不類蟒，頂有角如牛，赤黑色，望之有光。其身長約三四丈，蜿蜒深澗中。澗廣可一畝，長可半里，兩山夾之，中一隙僅三尺許。遊人登其巔，對隙俯窺，則蟒可見。相傳數百年前頗為人害，有異僧禁制，遂不得出。夫深山大澤，實生龍蛇，似此亦無足怪；獨怪其蜷伏數百年，而能不饑渴也。

泰安韓生，名鳴岐，舊家子，業醫。嘗夤夜騎馬赴人家，忽見數武之外有巨人，長□餘丈。生膽素豪，搖鞚逕過，相去咫尺，即揮鞭擊之。頓縮至三四尺，短髮鬚鬢，狀極醜怪，唇吻翕辟，格格有聲。生下馬執鞭逐之，其行緩澀，蹣跚地上，意頗窘。既而身縮至一尺，而首大如甕，似不勝載，殆欲顛仆。生且行且逐，至病者家，乃不見。不知何怪也。汶陽范灼亭說。

戊寅五月二□八日，吳林塘年五旬時，居太平館中。余往為壽。座客有能為煙戲者，年約六□餘，口操南音，談吐風雅，不知其何以戲也。俄有僕攜巨煙筒來，中可受煙四兩。蕪火吸之，且吸且咽，食頃方盡，索巨碗淪苦茗，飲訖，謂主人曰：「為君添鶴算，可乎？」即張吻吐鶴二隻，飛向屋角；徐吐一圈，大如盤，雙鶴穿之而過，往來飛舞，如擲梭然。既而嘎喉有聲，吐煙如一線，亭亭直上，散作水波雲狀。諦視，皆寸許小鶴，翩翩左右，移時方滅。眾皆以為目所未睹也。俄其弟子繼至，奉一觴與主人曰：「吾技不如師，為君小作劇可乎？」呼吸間，有朵雲縹緲筵前，徐結成小樓閣，雕欄綺窗，歷歷如畫。曰：「此海屋添壽也。」諸客復大驚，以為指上毫光現玲瓏塔，亦無以喻是矣。以余所見諸說部，如擲杯化鶴、頃刻開花之類，不可殫述，毋亦實有其事，後之人少所見多所怪乎？如此事非余目睹，亦終不信也。

豫南李某，酷好馬。嘗於遵化牛市中見一馬，通體如墨，映日有光，而腹毛則白於霜雪，所謂烏雲托月者也。高六尺餘，驥尾鬣然，足生爪，長寸許，雙目瑩澈如水精，其氣昂昂如雞群之鶴。李以百金得之，愛其神駿，芻秣必身親。然性至孿劣，每覆障泥，須施絆鎖，有力者數人左右把持，然後可乘。按轡徐行，不覺其駛，而瞬息已百里。有一處去家五日程，午初就道，比至，則日未銜山也。以此愈愛之。而畏其難控，亦不敢數乘。一日，有偉丈夫碧眼虬髯，款門求見，自云能教此馬。引就櫪下，馬一見即長鳴。此人以掌擊左右肋，始弭耳不動。乃牽就空屋中，闔戶與馬盤旋。李自隙窺之，見其手提馬耳，喃喃似有所云，馬似首肯。徐又提耳喃喃如前，馬亦似首肯。李大驚異，以為真能通馬語也。少間，啟戶，引韉授李，馬已汗如濡矣。臨行謂李曰：「此馬能擇主，亦甚可喜。然其性未定，恐或傷人；今則可以無慮矣。」馬自是馴良，經二□餘載，骨幹如初。後李至九□餘而終，馬忽逸去，莫知所往。